

探索中国人的

王宏铭◎著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

探索中国人的

潜意识

王宏铭◎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中国人的潜意识 / 王宏铭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08-6244-4

I. ①探… II. ①王…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性—研究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9157号

探索中国人的潜意识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习艳群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82916 (职工教育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996 (010) 82075964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从民族的灵魂说起

2007年六七月间,《新闻三昧》杂志编辑部在青海西宁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作为主编参加并主持了会议。会后,去西藏参观,我触动很大。

西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与其他地区差异很大,尤其是人文景观,简直令我惊诧。印象深刻的有三:一是拉萨八角街、大昭寺等地那些五体投地磕头的人们;二是天葬和水葬等;三是藏族同胞的姓氏问题,据介绍,除了那些上层人士,过去一般藏人是没有姓氏的。

巨大的民俗差异让我震撼,心灵的震撼又使我的思想异常活跃。受以上三点印象的影响,我想到了汉民族以及汉民族的“魂”。过去,藏族同胞虽有不少人无姓氏,但他们心中却有一尊佛。他们那么虔诚地磕长头,是在祈求佛的保佑,甚至将希望寄托于来世。我想,他们心中的那尊佛,不就是他们的“魂”吗?

那么,汉民族的“魂”是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了祖先崇拜。

于是,这一想法就像磁石一般地吸引了我,它时时萦绕在我的心间,令我不能自己……

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上下探寻,八方求索……

我用心研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想寻出民族灵魂中那遥远的思想基因。说起来,儒学与孔孟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但在现当代争论甚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到清末,孔孟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而揭开中国现代史序幕的“五四”运动,就是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的革命者,思想上的第

一目标当然是反孔。然而，不管是鲁迅还是毛泽东，文章中每提到孔子还是很尊重的。尤其是毛泽东，经常正面引用孔孟的言论，并总称孔子为孔夫子。我这次反复研读“四书”，确感其博大精深。孔孟的许多观点是和我们原来的批判不相符的，有些比批判者的批判更尽人情、更合世理、更宜实践。因此，时下儒家学说又兴盛起来了。

我重读《鲁迅全集》，因为鲁迅曾被称为“民族魂”。是的，在那光明与黑暗大搏斗的年代，在外族入侵、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斗争的情势下，鲁迅以其硬骨头的精神、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赢得了“民族魂”的称誉。然而，我读遍《鲁迅全集》，也没有见到正面论述“民族魂”的文章。不过，他的《阿Q正传》《祥林嫂》及大量入木三分的杂文，确实有勾魂摄魄之功力。我观《鲁迅全集》，觉得鲁迅的批判矛头指向两端：一端是代表旧思想、旧制度，为统治者说话的文人（包括统治者）；一端是麻木的老百姓（属于“怒其不争”的一类）。这点是我读了鲁迅的《学界的三魂》才知道的。鲁迅在文中说：“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的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那么，鲁迅所说的民魂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除了官魂、匪魂之外真正植根于老百姓之中要生存、要发展、要改革现状、要过真正人的生活的这种不死的精神，就如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彰显的刘和珍等追求进步、不畏官僚和牺牲的精神。这当然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民魂。如果在大治的年代，则又当别论。

我特意研读英国科学家里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想从基因学的角度探究汉民族的“灵魂”问题。经过研究发现，现代的基因学说与古老的孔孟之道有着许多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现代基因学在某些方面正用科学的方法证实着中国儒家学说某些观点的合理性。

我重新研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著，比如《共产党宣言》等；还认真研读了佛教的一些著作以及宗教史的一些著述，如季羨林的《佛》、南怀瑾的《楞严大义今译》和《禅宗与道家》、牟钟鉴的《中国宗教通史》、黄心川的《世界十大宗教》、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中国五大宗教知识读本》；还有影响中国人思想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论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包括另一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卢梭文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弗洛伊德的

《性爱与文明》；还有一些时贤的著作，如王蒙的《老子的帮助》、傅佩荣的《解读易经》等。我试图在古今中外先圣时贤的著作中找到汉民族民族性格的根据，哪怕是蛛丝马迹。平时读书看报，甚至看电视时，我也不时地联想、思考这一问题……

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动笔了，不自量力地试图勾勒汉民族乃至中国人的“灵魂”，探寻影响中国人行为的潜意识……

在读者诸君没有打开本书之前，我想说明几点：

一、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中，有人关注其本质，有人关注其现象，我偏向关注其本质。比如，《中国人的性情》中举的许多事例，我认为都是现象，如书中写道：中国人不爱动。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中国的教师就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的，得付给她多少钱？”他根本不相信“不用付钱”这样的回答。作者把这归结为中国人木讷、不好动的性格。其实，这不是中国人的独有性格，而是时代、社会使然，不过是现象，他们的思想灵魂才是本质。

二、在中国人的性格是病态还是健康中，我更倾向于健康。有些描写旧中国下层人民生活的著述，喜欢把中国老百姓说成是一群自私、懒惰、目光短浅、不团结的人，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国人的性情》就有这种倾向。当然有些学者是怀着针砭痼疾以引起疗效的美好愿望的，正如鲁迅先生对下层人民由深切关心而引发的“怒其不争”一样。但是，时代变了，我更倾向于中国人的健康进取向上的精神，并且认为这种精神是早就潜藏在中国人的血脉里的，不是新社会才有的，要不然中国人怎么能从“破鼓万人捶”的境况中崛起呢！

三、为了论证，需要引文，我在引文中用了不少“原文”，这也许有碍阅读，请读者谅解。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原文比较可靠，若用我的话去说别人的意思，不免走样。现在，许多人讲历史故事神乎其神，其实大家读读原著，既能了解原委，又能启发思维，何必只听专家复述古书呢？

四、书中引述了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时还发表一点看法，但这并不是讲历史，与研究历史更是不沾边，只是作为阐述主题的一种佐证。我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淹没或迷失在如大海般的历史叙述中，要顽强地站起来，以便看清那海在狂风大作时的涛峰谷底与风和日丽下的潋滟

波纹。

五、在论述主题时，嵌入了我平时的一些思考或读书心得。那实实在在是我的思考，就如同在生活的大海边捡来的贝壳，虽不珍贵，倒也颇可玩味。举个例子，本书第一章论述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时，就嵌入了我带着儿子为前妻扫墓时的一段感想：假设真有神灵存在，我也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是最好的。每个家族或家庭都供奉自己的祖先，比亿万人信奉一个神要好多了。可以设想，每个人活着的时候努力工作，以善心待人，根据自己的职责范围，保护、造福一方百姓，最低也要养活一家人，培养自己的后代。去世之后，这个人就成为这一家人或几个朋友的“神”，继续保佑他们（这当然是“假设”，实际是一种精神寄托，并无实际意义）。这样，死就可以平静而安详，何必还要去超度“灵魂”。

六、本书虽经过艰苦深入的思考，但有不少地方仍属顿悟。岳楚渔先生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中批判了所谓的顿悟思想。他的思想应该是先进的，对国人，特别是国民教育很有启发。他说，中国人“注重对事物的判断，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注重直觉和所谓的顿悟，缺乏逻辑推理”。他还说，中国“有哲理，无哲学；有测量，无几何学；有名家，无逻辑学；有技术，无物理学；有星象观测，无天文学；有炼丹术，无化学”等。他说的不无道理，但我的这部文稿也并非在调查或实验的基础上而成的学术研究，只是凭灵感加上学习、观察和思索而得。可话说回来，我们的学者，包括岳楚渔先生，不是也在谈“中国人如何如何”，又有多少统计数字做依据呢？不也是靠顿悟和灵感吗？再说了，即使是做了调查，比如，李银河的《一爷之孙》就是对一个家族六代人的家庭关系的个案调查，但只凭一家人的材料，没有多少全国的统计数字做依据，不也是称“中国的家庭和中国人如何如何”吗？所以，大家都只是在述“一家之言”而已。

第一章 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 1

第一节 两股人潮说明了什么? / 2

第二节 祖先崇拜的表现形式 / 5

第三节 祖先崇拜的本质与根源 / 9

第四节 祖先崇拜与圣人崇拜以及英雄崇拜的异同 / 15

第五节 祖先崇拜与宗教崇拜的异同 / 19

第六节 祖先崇拜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 24

第二章 论中国人的求实精神 / 27

第一节 从一句问候语说起 / 28

第二节 求实精神的对立面之一:鬼神信仰 / 30

第三节 求实精神的对立面之二:文牍主义 / 35

第四节 求实精神的对立面之三:面子主义 / 38

第五节 求实精神是否限制了想象力? / 41

第六节 永远高扬实事求是的旗帜 / 43

第三章 论中国人的求新精神 / 45

第一节 求新思想的历史沉淀 / 46

第二节 求新的本质 / 49

第三节 求新的对立面——守旧 / 52

第四节 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全新思想 / 57

第五节 创新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备品格 / 66

第四章 论中国人的求变思想 / 69

第一节 “变”与“新”的关联及“变”的三种含义 / 70

第二节 变通：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 / 75

第三节 变通的意义 / 87

第四节 变化乃万物发展之根源 / 89

第五章 论中国人的和谐观 / 93

第一节 和谐是事物存在的常态 / 94

第二节 和谐观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 98

第三节 《易经》反映的和谐观 / 101

第四节 《中庸》体现的和谐观 / 105

第五节 第一次把创建和谐社会写在执政党的旗帜上 / 108

第六章 论中国人的忠义观 / 111

第一节 中国人的“忠”“义”表现 / 112

第二节 忠义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本质 / 114

第三节 忠义思想的传播途径 / 125

第七章 论中国人的性爱观 / 131

第一节 性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 132

第二节 历史上中国人的性爱观 / 135

第三节 现代中国人性爱观的转变 / 141

第四节 性爱观：由过去、现在看未来 / 144

第八章 论中国人的家庭观 / 147

第一节 家庭是乱伦禁忌的产物 / 148

第二节 中国人家庭观的独特性 / 151

第三节 中国家庭的性质和功能 / 154

第四节 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家庭观的转变 / 159

第五节 中国人的家庭观与公民意识 / 162

第九章 论中国人的生死观 / 167

第一节 生与死意味着什么? / 168

第二节 中国人怎样看待“生” / 171

第三节 中国人怎样看待“死” / 178

第四节 中国人的生死观是清醒的、现实的、可行的 / 182

第十章 论外来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 / 187

第一节 佛教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 / 188

第二节 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 / 205

第三节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 / 214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 / 221

附录一 从儒家的“一卷石”和佛家的“邻虚尘”想开去
——读《中庸》与《楞严经》的一点体会 / 231

附录二 从“亲情之爱”到“推己及人”——儒家“孝
道”与“恕道”的现代解读 / 239

附录三 孟子的“四端说”与英雄主义——探讨儒家对
利他行为的论述 / 247

参考文献 / 254

后 记 / 257

第一章 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崇拜，一般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尊敬、钦佩的意思。后来经过演变，它一方面仍有尊敬、钦佩之义，比如某人学问人品很好，就说我对某人“很崇拜”；另一方面也有了信仰甚至迷信的色彩，比如我们常说的“个人崇拜”“金钱崇拜”“图腾崇拜”等。

这里说的祖先崇拜就是后一种意义，也就是接近信仰的意思。

第一节 两股人潮说明了什么？

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人民的潜意识，应该研究他们的风俗和集体无意识行为。

在这里先讲两股人潮。

2008 年年初，中国南方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低温风雪冰冻灾害，而这时正临近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成千上万回家过年的人群滞留在各大车站。是年 2 月 5 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风雪挡不住回家过年的路》，其中这样描述：“在中国大地上，每年农历腊月底的短短十几天时间里，读书的、打工的、从政的、经商的人们，不顾交通运输涨价带来的成本提高，不顾人多可能造成的人身财产风险，不顾旅途的劳累和麻烦，都为一个目的而涌动——回家过年。”文中这样评论：“似乎很奇怪，绝大多数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就是要回家过年，就像宗教信徒一样执着。”

同日的《参考消息》还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春运”何时成记忆？》，其中说道：“2008 年，接近地球上人口总量三分之一的人次将在火车、汽车、飞机、轮船上，参加每年一次的地球上最大的人口徙移。根据中国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徐亚华透露的数字，今年春运期间，客运总运输量将达到 21.5 亿人次……”

这种“执着”，与拉萨街头磕长头的信徒有什么两样？与那些在教堂里诵经、唱诗、顶礼膜拜的信众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同，也有不同。后面将进行深入探讨。

至于“春运”何时成记忆？我认为，也许将来交通发达了，经济发展布局合理了，“春运”的压力会减轻一些，但中国人回家过年的情结永远不会成为记忆。因为从我刚记事的时候起，父辈就说，年三十晚上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外干什么，都要赶回家吃一顿“团圆饺子”。我的童年时代就享受过许多这种团圆的快乐。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像

宗教信徒一样执着地回家过年。

这股人潮难道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吗？

中国还有另一种自发的人潮令人深思，那就是每年清明节前后扫墓的人潮。据2008年4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报道，清明节当日全国有500万人扫墓。

两股人潮：一股朝向家，一股朝向墓地，也可以说一股向生，一股向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可以说，两股人潮都源于一种心理动因：祖先崇拜。

也许有人要问：去墓地祭祖、怀念先人，可以说是祖先崇拜，那么回家过年又怎么是祖先崇拜呢？其实这是祖先崇拜的一种曲折的反映。要知道，在过去，过年也是要祭祖的，一般在年三十晚上就将族谱挂出来供奉，到正月初五或正月十五才送走祖宗。也就是说，让过世的祖先和全家一起“过年”。有钱的人家还要修建祠堂，逢年过节都要祭祀。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中这样描述：除夕之夜，全家聚集于家庙，没有家庙的话就聚集于住所，祭拜祖先的牌位。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祖宗牌位在劳动者阶层中相对少见，于是，作为除夕之夜的祀典，人们不是布置牌位而是摆上家谱，然后焚香膜拜。明恩溥说，“缺少这些仪式的春节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美〕明恩溥（阿瑟·史密斯），《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200页）他明确地将这种祭祖活动归结为中国人的宗教活动。

现在，也许没有这些仪式了，多数回家过年者是为了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然而，祖先崇拜正是在家族观念和家庭观念这一“温床”上扎根和成长的。

据《辞海》解释，祖先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约发生于氏族公社母权制时期。最初，表现为对同族死者的模糊的关怀与追念。随着父权制的确立，逐渐萌生了父性家长的灵魂似可庇佑本族成员的观念，并形成各种崇拜仪式。

现在讲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基于这样三个前提：一是就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里当然不排除某些个案；二是就历史传统而言，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过去从皇族贵戚到平民百姓，都有厚葬（在封建社会）和以多种形式祭祖等传统，此事至少可追溯到周朝；三是与其他民族或国家人们

的信仰相比较而言，以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为主的国家，人们心中都有一个“神”，而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却只有自己的祖先，有的可以追溯到上百代（比如孔孟的后代），而且中华民族每年还要祭祀、怀念距今五千年的共同祖先“黄帝”。

当然，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不像宗教信徒那样对“神”“佛”崇拜得那么坚实、深刻，不会过多地影响日常行为和生活。“神”“佛”摈弃了现实中人的许多缺点，因而显得完美无缺。与对“神”“佛”的崇拜相比，祖先崇拜具有一种亲近感、真实感，当然，不可避免也会有某些缺憾。因为我们的祖先在世的时候都是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活生生的人，他们身上是不可能没有缺点的。但我们在怀念祭祀他们的时候，会把这些缺点过滤掉，只剩下“他们是我的根”这样一种理念，而这种理念会变成一种信心和力量，许多时候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

第二节 祖先崇拜的表现形式

祖先崇拜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化的（外在的）；二是心理的（内在的）。

先说社会化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祭祀祖先有很复杂的形式，这些形式最初是在西周正式建立的。周以前的夏、商都是信奉鬼神的，这恐怕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现存商代的甲骨文就多是占卜的记录。周人改信奉鬼神为崇拜祖先，建立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这套制度，是以人为根本，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制度。孙筱在《两汉经学与社会》中说：“宗法制是一种祭祀制度。”“同祖共祭是宗族的重要特征。祭祀必须有一套规则，这就是宗法。”（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23页）易中天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详细地论述了“五服”的含义与规则。“五服”是一种“丧服制度”，“就是家里死了人，怎么穿衣服”。按照与死者的亲疏关系分为五等：第一等（斩衰）——生麻布，最粗，刀砍，不缝边；第二等（齐衰）——熟麻布，次粗，剪裁，缝边；第三等（大功）——熟麻布，较粗，剪裁，缝边；第四等（小功）——熟麻布，较细，剪裁，缝边；第五等（缌麻）——熟麻布，最细，裁剪，缝边。等级越高，穿得越差，与死者越亲近，服丧的时间越长。（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第38页）出了“五服”，血缘关系就相对较远了。当然，这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其中含有一种怀念、感恩之情。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说：“……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古文观止》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312页）

大体来说，社会化的祖先崇拜有如下几种表现：

一是祭祀。这是祖先崇拜的主要表现形式。过去，一般人家都建祠堂，专供祭祀祖先用。即使穷人家不建祠堂，一般也在房间里辟出一块地方，逢年过节供家人祭祀。就以笔者家族为例，过去每逢清明节，同姓同

祖各家轮流办清明会，上百口人，有的还是外村的，都聚在一起吃顿饭，祭祀共同的祖先。记得小时候，我还参加过在一个长辈家举办的清明会。那是我们家族最后一次举办清明会。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族谱（其实就是家谱，不过它不是书，而像一个画轴，有先人的名字，并无他们的生平事迹）有一面墙那么大，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已经逝去的祖先的名字。1959年以后，移风易俗，我们家族就再也没办过清明会了。不过，每逢春节，在我们小家族里也要挂出我们这一分支的族谱来祭祀。后来，换成了其他形式的祭祀方式，比如在村里建骨灰堂，一方面存放死者的骨灰，另一方面供村民祭祀。现在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公墓，给村民提供祭祖和怀念亲人的场所。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人们又发明了网上祭祀的新方式。

二是建族谱（或曰家谱）。这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崇拜方式。过去的一般中国家族都有这个东西。有的装订成书，除了叙述各代祖先的关系之外，还记载重要人物的事迹。比较简单的，就像我上面讲的我家的“族谱”，只记录各代祖先的名字及传承关系，并看不出他们的生平事迹。即使这样，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一是起码使每个人可以知道自己及父辈、祖辈在整个“家族”遗传谱系中的位置；二是借此可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三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人的“自信心”；四是说不定将来在基因学与遗传学的研究中还有些许作用。但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加上过去一个阶段中把这些东西作为“封、资、修”进行批判，多数都已不存在了。现在，我们应有意识地征集还存于民间的各种族谱，以作为民俗学研究之对象。

三是行事。各种宗教崇拜，都在行事上有所体现。总的来说，宗教体系可分为虚实两部分：虚的部分属于某一宗教的世界观，也就是理论基础。那些比较成熟的宗教体系一般都有它的经典著作，比如，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大藏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等。可以这样说，一切宗教的世界观都是唯神的，他们的终极指向就是超越物质世界的“神”，换句话说，创造并正在指导宇宙世界的是全能的“神”，不管这个“神”是叫“主”叫“佛”，还是叫“安拉”。实的部分是某一宗教的礼仪、教规等，是规范教徒及信众行为的。如果没有实的部分，虚的部分就得不到巩固，同时也失去了社会意义。比如，产生于南亚次大陆的耆那教就有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而且这一宗教要求教徒

及信众苦行，苦行方式有几十种，比如一天或几天吃一顿饭，裸体躺在牛粪上等。它甚至“对教徒的食、宿、衣、行都有苛刻的规定，他们认为只有实行苦行才能灭罪，才能涤除细微的物质（业）对灵魂的沾染。”（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88页）可以说，对于一般教徒来说，领会他所信奉的宗教教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行事。

其实，祖先崇拜也在行事上有所表现，比如我们常说的“做事要对得起祖宗”，就是祖先崇拜在人们行为上的一种折射。它的言外之意就是“做事要对得起良心”。现在许多人头脑中还存在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等观念，这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为什么这样说呢？佛教徒向善，是他对佛的崇拜、愿意按佛的意志行事，以使自己的灵魂更接近佛；基督教徒被别人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让给别人，表明他遵行基督的旨意，宽容自己的敌人，他心理并不是对打他的人多么好，而是对基督虔诚；那么，普通中国人凭良心做事，努力拼搏，光宗耀祖，不也含有对祖先的尊敬吗？基督教徒讲“荣神益人”，与我们所说的光宗耀祖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他“荣”的是“神”，我们“耀”的是“祖”。总的来说，在行事方面，祖先崇拜要求人尽力做好事、办实事、做大事，有益社会 and 他人。

再说心理的表现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祖先崇拜是一种心理沉淀。应该说，祖先崇拜是一种最古老的崇拜。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某种宗教的起源，是原始部落时期的崇拜，与某些部落的图腾崇拜是同等的。这里说的祖先崇拜有这种因素，但绝不等同于原始的崇拜。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早已脱离了原始氏族部落的那种崇拜，而是一种有着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心理沉淀，中国人甚至已经把祖先崇拜的理念哲学化、理论化、政治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治中，家族或者说宗族的色彩非常浓厚。孔子有句名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把政治关系和家庭关系结合得特别紧密。这也许与孙筱在《两汉经学与社会》中说的先秦两汉时期“土坯型”政治结构（以氏族、宗族和家族为单元，依照一定形式的约定所组建的政体）有关。直到晚清，这种政治结构的影响还非常明显。正像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的：“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马克思